

張愛玲在劇場中

► Eileen Chang Ai-Ling in Theatre

■ 陳正熙 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

在我個人所受的比較正規的戲劇教育中，最開始接觸的是《依底帕斯》(古希臘，索福克里斯)、《第二個牧羊人劇》(英國，不知名作者)、《哈姆雷特》(英國，莎士比亞)、《玩偶之家》(挪威，易卜生)、《夢幻劇》(瑞典，史特林堡)、《長夜漫漫路迢迢》(美國，尤金奧尼爾)、《等待果陀》(法國，貝克特)、《推銷員之死》(美國，亞瑟米勒)，還有其他許多知名的西方劇本作品。無論是在「西方文學導論」或「劇本導讀」的課程中，授課老師在課堂上對這些劇本的導讀，主要還是將它們作為精采的文學作品看待，藉由文字的詮釋解讀，進入角色、情節、場景和文本的題旨。

當然，除了所謂的「案頭劇」或「書櫃劇」，所有劇本都必須在舞台上，藉由各種物質條件(演員、佈景、服裝、道具、燈光及音樂…)的完成，達到最完整的呈現，文學作品的閱讀方式，終究不是理想的或最終的，但從這些早期的閱讀經驗中，我不僅初次接觸到了戲劇在西方的發展歷程，更重要的，是讓我深刻地體會到文字在戲劇領域中的深刻意涵與豐富的可能性。

因此，以劇本或所謂演出文本為始的觀點，是我在戲劇教學與評論中，始終堅持的觀點。

從這個觀點來看，近幾年的台灣劇場，其實是頗令人失望的。

在近幾年來的演出中，我們其實不太容易看得到讓人欣喜的演出文本，換言之，也就是讓我們在看完演出之後，還會

希望進一步閱讀的文本，紀蔚然的幾個本子(《無可奉告》、《夜夜夜麻》、《驚異派對》)，是少見的例外。在許多強調演員肢體、視覺與聽覺表現媒介(多媒體、現場音樂)、或劇場性(theatricality)的演出中，無論這些文字以外的媒材如何動人，文字語言的貧困卻總是讓人不安，沒有細膩動人的語言，演出本身思想啟發或情感渲染的力量，自然也就有限。

在本地劇團的演出中看不到令人感動的文本，我卻在香港導演林奕華以著名小說家張愛玲為素材的兩個作品中，看到了文字的可能性在劇場中被充分表現的作品。

二〇〇二年及二〇〇四年，香港著名導演林奕華分別與本地的表演工作坊，和香港進念廿一、中國國家話劇院合作，在國家劇院推出《張愛玲，請留言》和《半生緣》兩部作品。¹

《張愛玲，請留言》是以香港著名的益智電視節目「一筆OUT消」為架構，將張愛玲的生平故事與重要作品片段，和林奕華個人對當代香港社會男女的看法議論，交叉對照，勾勒出一幅幅中國女性在不同時代變遷中的圖像，進而探討女性在社會與個人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，和突破重圍的可能。除了林奕華以劇場作為教育手段，企圖以表演傳達個人理念的堅持，要求觀眾一同思索他所提出的議題之外，這個演出中最為動人的部分，還是林奕華從張愛玲的小說中，包括『半生緣』、『第一爐香』、『傾城之戀』、『封鎖』等，擷取

的片段，藉由演員簡潔精確的表演，讓我們能夠細細領略張愛玲文字之美。

另一方面，在《張愛玲，請留言》中，我們也看到導演林奕華與舞台/影像設計胡恩威，對於劇場元素的充分運用：幾塊單色的長方形景片在舞台上下前後移動、組合、分隔，加上舞台設備(旋轉舞台、平行的幾塊紗幕、後舞台空間)的有效運用，將一個赤裸的(去除所有沿幕與翼幕的遮掩)、樸素的舞台，轉化為既能交代情境變化，又有幾何趣味與強烈情感的戲劇空間，再加上豐富的影像(幻燈片與影片)，為張愛玲的文字創造了一個適合置放表現的處所。

導演林奕華對張愛玲的文字有絕對的尊重與熱情，因此他在表演和舞台呈現風格的選擇上，以精準而簡單的處理原則，讓一個傳奇作家的生命和作品，給觀眾產生最直接的感動。

從《張愛玲，請留言》，我們見證了劇場元素的運用，不僅不會取代或削弱文字的力量，反而為文字建立起一個適當的發揮空間，讓觀眾更能感受到戲劇的文學價值，和劇場的多元可能。

以張愛玲同名長篇小說為素材的《半生緣》，是林奕華另一個成功讓文字在劇場空間中，打動人心的作品。

在張愛玲的小說《半生緣》中，主人翁顧曼禎與沈世鈞的一段亂世情緣，不知感動了多少世間男女。在張愛玲的筆下，這一場未了情緣的種種曲折，是由一段段玲瓏機巧、細膩交織、意蘊深遠的對白、場景、心理獨白、和相互之間的猜忌疑

慮，以生活一般的緩慢節奏輕輕訴說，讓讀者被主人翁千迴百轉的心情緊緊牽繫，不忍釋卷。在劇場作品《半生緣》中，導演讓演員以「讀劇」和「旁白」(知名演員張艾嘉的聲音演出)的方式，大段大段地引用小說中的對白敘述，例如顧曼禎給沈世鈞那封未完成的情書：「世鈞：現在是夜裡，家裡的人都睡了…因為你走了有些時了，我就有點恐懼起來了…我要你知道，這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永遠等著你的，不管是什麼時候，不管在什麼地方…」，讓觀眾在演出者的輕聲吟念中，更完整地品味張愛玲的文字魅力。

和《張愛玲，請留言》一樣，《半生緣》也非常有效地運用了劇場的各種元素，讓文字本身的能量得以發揮。一面橫跨舞台的牆面，一面是滿置圖書的書架，一面是瓶瓶罐罐的置物架，簡單地建立起小說中的兩個相互交錯的空間：戀情的浪漫與現實的殘酷，同時也暗示著曼禎與世鈞兩人曾經交會但又分離的生命/世界；赤裸裸的舞台，近乎刺眼的白色燈光，簡單的影像，代表著編導及設計者在面對近乎完美的文字時，自然而生的敬重和自我克制，也代表著對文字全心擁抱的想望。

無論當代的論述者與創作者，如何質疑文字本身的建構性，試圖將文字從劇場中的崇高位置拉下，但文字在劇場中，仍舊有它無可取代的價值和魅力。從《張愛玲，請留言》和《半生緣》的演出中，這一點得到了印證，對於本地許多無法好好在劇場中善待文字，或者根本刻意忽略的劇場創作者，對此應該要有些反省。

註釋

1 有關這兩部作品的相關介紹及評論文章，可參閱《表演藝術》雜誌，及表演藝術網站(www.paol.ntch.edu.tw)。